

天一閣集

天一閣集卷之二十八

四明范欽安卿 著

祭先妻袁宜人文

萬曆三年四月十五日吾賢妻袁宜人亡某號天
擗地五內崩摧寢食屢廢若不欲生至是三十有
五日矣乃始拭淚爲文率諸子大冲大潛諸女諸
子婦諸男女孫諸外孫以牲醴餼核奠於几筵曰
嗚呼吾妻而竟至是邪子素多病去歲春夏之交
昏暈者數諸醫相顧却走幸而獲甦形雖稍瘠而
神觀朗徹區畫衆務纚纚如昔以迨今茲猶庶幾

焉起也是日吾適自外歸子慰勞令侍兒飯吾子
亦飯有間痰遽上擁投藥不收乃溘焉長往矣嗚
呼何辜於天惟此毒痛吾顧可一日而無吾妻邪
憶自結髮相從子夙夜躬視炊飪奉吾考工部公
母太宜人得其驩心脫簪珥文織佐吾學幸名成
叨官中外偕以子從迨掌閫臬子念吾二親春秋
高請留養至甲寅秋二親相繼不祿子黽勉歛事
必誠必謹使我免爲天壤大罪人者子之勤也歲
時展祀必虔仰體二親意周念胤屬吾心伏之乃
今欲飭祀具助吾周旋可得邪欲使胤屬退而適

頭可得邪嗚呼痛哉吾性卞急觸事輒忿發子徐
爲之解吾默然內省卒以報罷神情漸寧免於時
請蓋一月而不知幾何也乃今吾忿誰解邪神情
可寧請可免邪嗚呼痛哉子性慮穎達嫻於世故
自遠而臺省近而姻族鉅而出處微而取予訂議
可否咸適其則蓋有他人所不及語而子與語他
人所不能定而子與定者稍有違迕至貽後悔乃
今誰可我語也誰可我定邪嗚呼痛哉吾性甚嬾
且耽書門內之事一以屬子居嘗修雅不嚴而整
諸子女諸婦下及臧獲悛悛奉法惟謹無敢嘻嘻

久之感服而且存樛木之仁公鴈鳩之愛吾寔賴
之乃今繫誰之賴免於內顧邪嗚呼痛哉吾可一
日而無吾妻邪與子相從今雖五十年然子故難
產六女兩孺早歲多逝子每飲泣積弱吾又數奇
存嬰禍難郭嚴陳王諸人之構不一而足幾不免
於虎口子之苦心感慮上通蒼昊賴今

聖明昭雪詔賜致仕將期與子徜徉宅里保有遐齡
俟吾諸子諸孫之成樹也胡天不慙奪我良助心
神愴怳視聽無所將使恨積爲丘淚湧成泉焉能
已已猶念子之不忘吾猶吾念之不忘子幽明異

路有夢可通尚冀在天之靈憫我啓我也吾亦當
仰體汝心施之無斁於呼詞易殫而意難周心欲
舒而力不逮嗟嗟吾妻其聞邪其不聞邪嗚呼痛
哉

先妻發引文

於戲我夫人棄背今將何在追邇往昔寔我良師
蓋未嘗一日而不愴一事而不思也形諸夢寐覺
復烏有神摧骨驚恍若異世緬惟夫人夙樹性行
女豪中雋若冥府有靈宜躋僊籍神情夷泔下視塵
世不知吾自遭喪以來孀嬰多疾貌遂癯瘠長孫

某又以痘夭時吾與子女等相對吁嗟念吾夫
人平生之軫念而莫之副也流華若駛忽踰半載
在禮已應舉塋城居近俗既難暴露山工未成又
難栖止惟時先考工部府君先妣太宜人墓在望
春橋橫山里之陽夫人素所諳也茲且殯諸左次
長婦屠孺人亦列其下庶可仍盡孝慈之念吾與
子女等歲時亦便於展祀待它年吉日良辰吾當
與子女等奉厝夫人於新阡諒亦神靈之所安也
爰諏月之二十日靈輻斯邁音容逾邈悠悠蒼天
恨何可言於乎哀哉於乎痛哉

先室週年祭文

於戲皇天降割奪我聞賢捐世即幽倏屆期年夙
擅靈稟神朗志消式如金玉姬樊比肩結褵于歸
孝敬周旋迄事二親率履罔愆襄我釋褐迨於歸
田義敦鷄鳴膠木虔荐歷艱阨慮罔時蠲恭承
皇惠誣姑始湔若子若女勗養成全在閭外內族黨
姻婭義正恩育細大不捐傳諸道路蔑有間言天
祐人助齡儼彭篋華封鉅號孫曾滿前諸福駢臻
照映絃埏胡緣弱質早嬰屯遭屢產鮮育憂疚連
綿盲醫失策二豎交纏豈吾積咎酷罰斯延攀號

無從淚徹重泉日居月諸食損停眠奚疑可質奚
憤可宣仰屋長嘆伊誰之憐私惟明靈逍遙賓僊
脫屣塵界下上雲輶時雖小祥憂抱猶煎生也同
牢死則同阡雖有鸞膠胡續斷絃海填精衛林咽
愁鵲物猶如此吾寧不然應時修薦牲醴豆遽率
諸血胤羅哭几筵此恨此情悠悠蒼天

祭姪婦李氏文

曰於戲玄黃奠位苞毓陰陽男施女順宗祏斯昌
於赫任姒下迨孟光百世一軌遺範熒煌恂恂孺
人恭懿柔良早歸猶子夙夜于襄靡貽內顧列籍

金閭孝奉姑舅絮縵蒸嘗諧和諸娣最子義方徽
音宣朗溢于室堂維石斯玉維羽斯凰歲日荏苒
積三十霜雖未鼎貴亦邁糟糠謂當景福滾滾未
央何來凶監忽稱相戕猶念冢嗣客在帝鄉悵
弗獲訣涕下沾裳倚嗟福善厥理之常胡不永年
遽嬰斯殃惟人有言天道茫茫魂今何之雲路翺
翔我亦有室昨歲云亡過從叙晤應睠故鄉謂皆
如昔我尚康疆望天遥矚咸懷靈傷何以布薦沼
毛魯漿英爽炯若視此蕪章

祭百歲姑柯太令人文

衆庶馮生蝟毛不齊五福首壽百年是期蓋人言
五十不爲夭七十古稀而况纒纒不已越於耄頤
是必地周四極人閱千億歷數十年而始睹一二
於庶幾雖玄樞宰物類有定筭亦視善之鉅細與
人世而推移上下今古較若蓍龜嗟嗟我姑亮哉
田茲幼稟純懿戶外弗窺奄喪大母家務差池乃
襄我大父掖我父輦躬艱辛而脫於阨危迨歸名
門溫順祗獲舅姑稱孝夫子稱宜惠旁逮於姻族
恩猶篤於孤嫠若乃子稱通儒孫魁鄉薦則又義
方勗勵之所貽緣其秉貞履潔表裏靡間敦義順

施後先一揆遂能黃髮兒齒茹蔗含貽享有百年
康樂熙熙要皆作善獲福之明徵諒非皇穹可得
而獨私用是縉紳褒揚諸司敦禮煌煌表章計不
踰時胡不少俟而乃遄歸邑里聞之靡不咄嗟而
況齒骨肉之列荷覆被之勤者安能不驚怖而涕
洟默想神情冲邁脫屣塵羈將上友僊娥下賓王
母徜徉縹緲與造物嬉某等方私慰之有地又何
爲相向而吁嚟望風引睇薦此一卮

祭親母何氏文

於戲珠沉澤潤玉韞山輝緣表遡中殊品同揆古

稱女德毓在幽閨履不踰闕厥音斯微猗嗟孺人
玉潔蘭蕤茹柔履順肅奉姆儀往嬪夫子式規且
隨蔚爲儒宗表見昌時有心毗贊家殖日滋愛均
鳴鳩教飭熊羆下迨城獲罔敢嘻嘻爲孟賢母爲
龐淑姬登列彤管詎忝女師得全全昌宜介壽祺
何遽棄捐僊佩雲飛里閭罷杵宗黨吁嗟矧惟令
女婉諸弱兒百年姻好能不盡悲靈輶翩遷將即
玄扉煙霜載道宰木淒其夜臺寧辰鶴唳猿啼所
逝者迹令範昭垂爰脩薄奠沼毛醢卮英爽炯若
視此蕪辭

祭季弟禹卿文

於戲嗟嗟吾弟何竟棄捐聲聞徹於鄉閭而不齒
賢良方正之選質行協於神理而不登期頤耄耄
之年人方相視吁噉吾亦莫測其所由然豈大化
爐錘巨細相懸遇蓋有時尸亦有命衆困其中而
莫能遷嗟嗟吾弟內方外圓朴雅敦確寬厚謙和
雖得於天秉之專而履準率繩不失尺寸蓋亦家
庭義方之傳用能入孝出弟睦族親賢隣里臧獲
各適其天睚眦不形於色雌黃不施於言門閥雖
幸通顯未嘗竊冒冠裳關說於郡邑之前亦不敢

傲岸憑陵罔人貨利攘人土田至遇朋讖筑乏則
又捐助而矜憐即其深居不試雖未睹如朝陽之
鳳鳥衝星之龍淵迺闇然而章是亦太古之遺黎
聖時之逸民可與龐翼而後先使值

高皇之朝將偕抱德者而並進質諸福善之徵亦應
康疆而永延乃今所遘若爾吾安得不佗係而涕
漣矧其少若足瘍年久始痊近復罹子女婦孫之
變痛楚而連綿吾解官東歸憂患迭遭幸貝錦之
釋累忽中閫之絕絃猶冀墳簞迭奏棣萼相鮮餐
風卧月夷游林泉夫何昊天不吊脾病日煎衆皆

望色懷懼汝猶謂尋常而治不廢迨於危迫伏枕
執手連惓淚下如注且曰百事之未便豈以弱子
孤孫未睹亨達問田築舍莫獲康定斯以軫慮而
心牽吾今尚幸健飯猶當爲汝而周旋時惟我父
我母我兄備位列僊見時可道此情猶期保護而
成全茲設醇酎侑以豆籩所告於吾弟者如此而
其鬱結纏綿之緒躑躅無聊之緣則蓋舉一而廢
百非毛穎之所能宣嗟嗟吾弟尚其鑒旃於戲哀
哉

祭司馬竹墟屠公文

嗚呼我公而遽至斯夫自玄黃錯迕太和云漓陸
沉波委軌轍多岐有感槩於安常而艱危則儻蕩
踔絕於盛年而瀕亡則沉昏而莫知諒神稟之弗
粹亦底厲之不克持倚惟我公擅代瑰竒生當弱
冠濯景天池靡竅弗晰靡繁弗黜用能手握三尺
中矜四知子諒州郡剔歷諸司遂開府而救襄楚
之岵伏鉞而奠西南之夷惟時貴臣操柄叱咤風
馳變生俄頃孰不爲之望塵而慮危也公且抗節
一意邈無問遺猶之精金百煉而愈厲砥柱中流
而不移卒之構與禍會檻車遂西幸賴

肅皇仁聖睦念舊勲而賜歸公乃糠粃軒冕神情暢
怡爲陶漉酒爲謝賭棋將終身焉而不問朝政之
興罷與時趨之是非至於網維槩獲所恃以檢括
者日俛焉而孜孜方其彌留憑几握手賢兒群睨
呼號震撼總帷公猶疑神歛氣治命委蛇要之敬
讓奉公清脩矯俗期以中行獨復而罔虧夫其從
政也如彼而家居也又若茲信乎夷險一律終始
同揆國之典刑鄉之筮龜以故識與不識咸臨風
而吁噫矧某締好姻婭同朝聯閭嘉言淑行沾洽
心目積五十年而如一時嘒張司馬之馭僊黃觀

察之抱疴社盟落莫輟筆停詩將仍拉親交訂良
期吟風弄月而遨遊於丹山之巔赤水之湄何公
庭之判袂倏天漢之騎箕四顧踟躕吾安能已於
涕淚之交頤嗚呼零露兮風淒壠月白兮烏啼渺
長江兮東之嗟靈爽兮將安依嗚呼哀哉

祭陸武定文

於戲江左舊閩人稱陸先華亭攜李于鄆斯遷貲
埒倚頓豪儷魯連玉珂騶馬朝市駢闐望塵生色
接席交驩名高遐邇施及仍玄公生其間擢穎呈
妍隨池耀月藍田吐煙究析名理妙合真詮出捐

裘馬入謝管絃輪枕布信終始罔愆人曰公予德
何翩翩應時鼓奮廻翔吳燕佐政名州課牧是專
時亟徵馬歲凶弗前何心簪楚息駕歸田廻視行
橐尚爾蕭然明山矗矗湖水涓涓吟風弄月漱石
枕泉奚不可者朋侶周旋夙痾復舉侵尋弗痊有
識懷痛矧叨姻婭嗟嗟人生期在百年旦夕營營
苦樂交纏流華駒隙均歸逝川促非顏冉壽豈彭
錢更惟通否尸之在天達人知命他復何言望風
引睇沼毛告虔一杯清酎寧徹九泉於戲哀哉

祭沈太孺人文

維靈德體柔祗祥分寶婺閭範早閑蘭馨玉度曰
嬪夫子克相克助誕毓諸英勗成有素卓哉叔子
龍驤雲路母以子貴光膺寵數 今皇仁聖旁求
詰賢叔子邁德日侍講筵啓心沃心左右惟虔
宸翰倚毗輝映木天人亦有云夫人福履千百斯年
以介繁祉云何不吊嚴霜朝委訃聞于 朝

宸衷悼只曰惟是母乃有是子 命官錫祭聿褒厥
美曠世之澤義起之禮猗歟夫人可謂不死茲者
卜日遷次窆彼玄堂靈輻夙駕丹旄晨揚行道嗟
咨聞者悽愴矧我葭莩而不悲傷迅歔奔駭地老

天其眇茲祖逵悃誠云將嗟嗟彤管百世其芳

祭子婿陸啓威文

於戲吾子而竟不可救邪矯首雲衢寤寐文藝志
非不銳矣而胡骭髀棘闌屢試焉而未之售體貌
魁壘奕奕精英神非不王矣而胡羲和促轡中道
焉而不獲壽嗟嗟吾斯蒿目拂膺愴怛而莫測其
咎當其少時有光祿公爲之父家教嚴整某君爲
之兄漸濡左右人皆曰此子岐嶷咄咄逼人殆謝
砌之蘭丹山之驚即未能絕塵奔軼當不墮於時
英之後夫何光祿公即世讒邪起而交構意在脩

故怨牢重利遂至參商於骨肉迺彼狂獺而橫噬也子回殫力調停吾亦隱忍而爲之綢繆方期日臻康泰學成名懋翱翔清時光增華胄斯親知之所爲慶亦吾子之所自負也顧春來風沙舉發杜門雌守先日徃視覺以朗暢如舊矣何意痰喘上攻適與事湊齏忽捐世一往不復嗟嗟蒼天降鑒不替何釋彼猓獮戕此騷衷反覆其道而不可究豈脩短豐殺命寔尸之非善良之所能庇而亦非凶殘之所能呪矧天地遽廬百年旦暮孰能長生久視越於造物之所圍觀此則又奚喜奚戚奚羨

奚詭竊意吾子冥心天人之際直諉諸寒之有暑
夜之有晝而其精爽廻翔六合且將下爲靈物而
上爲列宿也特嗟弱妻孀子煢煢哀疚寂莫戶庭
巨細莫叩吾子炯炯之靈固宜蚤夜營護降禎祥
而長子孫消艱厄而彌外寇斯不待言也痛惟當
年諧此婚媾子方壯齡吾已白首猶異往來夷游
見吾子之昌茂也而今若此矣是亦吾之寡祐憑
棺挹象頓足長號安能已於涕泗之盈袖爰率兒
子酌此清酎天壤異塗子尚能知之否乎於乎哀
哉

祭聞客部文

嗚呼哀哉我公廼竟長逝邪試嘗憑軾海內縱觀
華胄嘆古道之傾公紹胤元宰身都金縢亦既揮
霍丰稜矣而乃脫去羈梏庶幾於名世之英世之
人生富貴稼穡未經一笑一擲千金爲輕公則躬
習世務纖鉅畢精律身如榦懼滿持盈惡衣糲食
且甘心焉而何芬華之矜世之人傲岸恣睢憑藉
寵靈漁獵里閭凌轢親朋公則平心率物動履準
繩子姓僮奴城社是懲寬宏和緩一意行之而靡
睹其侵凌世之人傳舍視官計日叙陞高視濶步

平嘉建明公在江府殯心齋畫時朝服著履
請補甲科名士雲蒸至今號爲芳軌而循行世之
人結驪權門類若狐往重購媒進厚顏負乘公與
嚴氏通家也風以列卿遂遜避之終其身而忿悔
不形世之人解官還鄉逞術自營黠則刺人短長
要脅縱橫懦則偃僂公府干澤徼榮公廼無亢無
諂率履中行遂使風均慕蘭望收識荆式車脫屣
無間冠纓孰不咄咄曰斯賢公子也雅足以樹世
家之旌若此者本庭訓之弘纂亦天稟之夙成宜
乎茂膺戩穀壽考康寧胡身頓嬰乎二豎齒不躋

於百齡闔郡士友聞訃怛驚矧其菲陋獲締姻盟
當朝辱卯翼之睠里居襲簪盍之馨能不遡念往
昔呼號躑躅不知涕泗之交膺禪月忽屆言即佳
城悲風載塗霜日晶熒陳詞設祖絮酒散烝斯亦
求諸陰陽之義也夫何靈爽之冥冥望塵挹氣殆
將播爲煜燁之列宿與叱咤之風霆於乎哀哉

祭大司馬東沙張公文

嗚呼悲哉於鑠我公海嶽效靈蘊竒握粹顏拔天
成傲睨徃代王勃禰衡囊括竹素百氏群經天驥
汗血太阿發矂所直無前莫之敢撓爰從儀曹出

秉文旌周流藩臬作世法程口碑載道今尚可憑
嗚呼悲哉惟時西戎鴟張內侮帝謂我公兼資
文武授鉞徂征桓桓貔虎電掣風驅巴蜀按堵飲
至酬勲晉陪圻父定傾扶危制勝尊俎何哉凶豎
擅命跋扈肆螫蓋臣瞻抑園土抗䟽昭雪帝嚇
斯怒幸辭斧鑕聞者舌吐直聲峻節今也何許嗚
呼悲哉倭奴陸梁寢薄留畿廷議墨衰起公保
釐擊楫渡江誓當清夷所不然者有如水斯夙夜
飭備力請心惟創營振武洸洸六師賊聞落膽卷
甲宵馳石城如帶江海爲池鞏固金甌蓋亦庶幾

讒夫訛論珮玦言歸長轡遠馭卒不獲施嗚呼悲
哉歸即杜門覃精著書說侔中壘論配潛夫細書
深刻汗牛充車問奇講德屢隘門樞言念昭代
家擅操觚文稱三變宜範馳驅梯山采璞纓海拾
珠纂萃成編統鉉同符於昭汗青人也則亡嗚呼
悲哉某自釋褐履綦奉遊情投御李文羨從周揚
摧世務咨討墳丘有往必獲如矢赴侯睠茲林壑
結軫移舟披風攬月詩章酒籌芻狗萬物糠粃王
侯梁周全屠鬱爲同儔後先即戾氷霞嵯峨神爽
儻蒺天路則那陳詞薦祖猷同薤歌跼天躋地我

懷如何嗚呼悲哉

告宗祖文

歲序流易節屆新秋萬寶告成恭修薦享禮也因
諗不肖藉我祖宗德澤之貽先考妣養育之恩遂
以賤陋獲廁卿亞且藉先室宜人爲之助也不幸
薄祐未蒙 恩贈先考妣心行純厚事可師法未
嘗侵損於人受封雖一十八年茹苦力勤朝夕不
遑而家業寥寥猶圖祿養竟不可待悠悠蒼天此
恨何言我正所兄和軒弟又循理守分黽勉婚嫁
自分析外未能長益不肖每與宜人念之追解官

歸稍以俸入脩治諸塋給田以共祀事不意宜人
亦逝前年遂將兩兒分析兩女適聞陸二家者亦
稍有給矣惟是諸姪中有仕學未遂有身先朝露
食鮮羸餘居尚湫隘者仰體我考妣之心昆弟之
誼將先年買自老五房河漕房屋一所中分兩房
并餘田舊逋酌量給蠲具如別楮倪陸二妹黃壻
暨家僮効有積勞者亦畧捐助蓋多宜人先所計
議者也不肖倘藉洪庇獲保長年尚有圖惟以効
動惓若科第久鬱嗣續尚稀欲望門祚光大宗祏
有賴不肖所爲日夕縈慮者仰祈明靈體恤早賜

成金豈惟不肖諸子姪孫曾永有榮荷已爰列尊
俎并陳悃誠伏惟 尊慈俯賜鑒察

祭陸 淑人董氏文

世崇淑媛協理天常婦職母儀得全全昌猗歟夫
人婉嫕靖莊早嬪名公和鳴鸞鳳夙夜訪茲賓祭
烝嘗外內肅穆動罔不臧曾幾何時公遊濟蒼謝
却服御細太周防貞心苦節嫺美共姜早建胤嗣
序屬九郎弱息于歸九郎隨亡備歷辛楚形影偯
偯請命夫人廣遴賢良爰畀繼宗主鬯是將息尋
長逝宗幼徬徨有懷悵念涕淚交滂攜持保抱夫

人是望勤誠靡懈教惟義方屹然成樹恩也可忘
歛茲衆懿垂四十霜宜享康樂眉壽無疆云何即
世僊馭翱翔當其屬纊末命是揚具臻彝則聞者
稱揚望塵引睇敬薦一觴奕燁彤管百世流芳

祭余文敏公文

鴻圖邇遂嶽神降靈相彼先民虞揆商衡煌煌邑
里雋乂雲蒸台階靡陟垂三百齡玄精醞釀公迺
崛興凌跨人代武緯文經入奉大對臚傳闕廷
荐履清華周流二京叅陪講幄聿駿厥聲

皇曰休哉汝惟股肱乃宣白麻乃陟孤卿入贊密勿

出領紳纓顯謨密畫細大協程華夷晏謚泰階稱
平於昭休烈頡頏前英積劬遘疾醫問迭仍累䟽
乞身眷留靡聽溘焉竟逝惟

皇震驚誕命所司卹典恢宏晉秩錫胤嘉謚易名
輶輶就道專使護行黃腸構湊鬱茂佳城喧傳中
外式羨且忤矧荷瞻誼彌敦世盟聞訃憑棺欲賻
奚能沼毛尊耐聊共奠楹嗟嗟哲人克存典刑峙
爲雲岳粲爲景星靈爽陟降尚翊盛明

天一閣集卷之二十八

天一閣集卷之二十九

四明范欽安卿 著

復李水部適菴聘孫女書

昔曾大父荷不鄙於華府締婚媾之好于今百年
矣大司空重翁以鴻材碩望 清朝鬱爲名臣太
親家遂龍驤鵠舉照映儒紳親家應時飈奮器備
公輔並浙而東以世德閥閱稱雄者莫或先之某
聞諸長老暨身所邁覩蒙被寵光與日俱新雖曰
齊大非偶亦庶幾晉鄭焉依也迺今敦念夙誼惠
顧寒門猥以令孫訂婚於孫女某不佞敢不敬共

以從惟是肅穆之辭殷縵之儀倍百恒品深非宜
蒙循是而往將徼福延于世世永無斁矣其可勝
祇荷謹裁尺素復于下執事詩有之無言不酬無
德不報此之謂也仰惟惠賜鑒亮不備

荅汪大宗伯遠峯聘孫女書

愚嘗聞議姻者先選壻較若著蔡至讀戴禮必求
孝悌世世有行義者之篇作而嘆曰是何其深切
而有餘思也蓋型模端則瞻聽不惑風教漸則精
慮浸涵門閥著於當時聲問久而不替故陳荀之
聚光應德星稱蘭玉森秀必曰王謝家子弟猶之

丹穴神鳳渥洼天馬崑山良玉鄧林巨棟氣赴神
領端然天成物尚若斯而况人乎 華府由新安
以來代有聞人近世復以孝友行義稱郡中太親
家天挺奇傑應時雷奮遂以學行文章表儀海內
望隆公輔勲業未涯親家清才偉器士林稱雄懿
範芳軌有自來矣猥蒙不鄙屬以令孫議婚於長
兒 之次女雖緣同氣之求猶以非偶爲懼辭
避數四來命愈懇已而思之氣能食牛必非凡品
技擅雕龍詎出常門猶陳荀王謝時共歆艷論世
德者莫或先之某也敢不祗從惟是四德七戒黽

勉姆訓期於他日敬共蘋藻克相宗事茲執事
委禽之雅也若夫敦循詩禮力赴功名昌祚彌衍
俾陳仲畢萬不得專美夙夜督勵執事當自得之
某惟嘉賴而已華槭光臨重以腆貺循省踰涯彌
增惶悚謹治書以謝伏惟尊慈鑒念不備

復徐侍御紫庭聘孫女書

嘗聞議姻者慎於論世而亟於擇賢蓋世則懿德
茂樹賢則岐嶷不凡驪好締於一朝光寵延於百
世繫誠重已然購寶王者必崑阜市天馬者必渥
注象賢濟美厥有明徵是賢又未嘗不本於世循

是議姻殆較然爾恭惟太親家奕世載德訓彰過
庭清朝貤錫有來未艾親家應時鵬奮政侔卓
魯時膺簡召荐歷華要可計日竣矣昨蒙以令
孫議婚於小兒之季女某因諗淑賢天成足
稱快婿重以世德家學長毓薰培不啻河東之柳
燕山之寶將來價重連城力致千里不難矣用是
不揆勉應來命嗣當令習姆訓以共蘋藻相宗事
而詩禮鎔鑄以紹顯問者不佞猶有深望焉猥厯
華槭侑以玼幣登領感荷端布謝忱伏惟尊慈鑒
念不備

代作聘書

蓋嘗覽禮至昏義未嘗不慕先王之重於人倫而措意至深長焉其言曰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斯昏禮爲大而事在謀始好述者必先於淑女論世者必尚於名門姬姜之匹秦晉之締光於載籍而後人永以爲鏡非淺鮮者矣緬惟太親家崇德懋義奕世顯融在吾明郡蓋聲稱甲乙親家種學績文洪纘令緒其植正家之範與肅婦順之訓可推見已用是爲曾孫某議婚於令孫女過蒙不鄙施以諾言將使光寵獲延於

世世詩曰樂只君子福履綏之又曰蠡斯羽詵詵
兮宜爾子孫振振兮他日誠徽惠矣爰有不腆之
幣遂馳一介以往仰惟執事終照存之幸甚

代作聘書

蓋聞氣協則應若雲龍誼敦則重踰山嶽緣是合
二姓之歡昌百世之祚人情賢於鳳占而道化亟
於王睢非偶然已由載籍以來具可睹記恭惟太
親家抗志清時榮問休暢身屬徐穉之行家有萬
石君之風親家應時奮跡矯若鷗鵬踐歷州縣才
名燁赫第因秋風而思尊鱸乃遂華年而捐軒冕

還山以來道望彌著所以儀刑閭閻表率鄉邦頌
德慕義某蓋非朝夕矣頃聞令孫女賢淑輒以舍
姪孫某議婚名品雖非倫於閥閱契誼或可投於
金蘭過垂不鄙一諾九鼎顧惟不佞何以仰副茲
有不腆先人之幣敢敬布于執事倘即鑒存寒宗
所藉以託助者將引於無疆豈惟不佞子子孫孫
寔嘉賴之伏惟尊慈特賜俯諒不宣

代作復婚書

竊惟飛黃之品必產渥洼璆琳之實惟滋瓊樹其
所託者然也是以泝瑤光而知貝窺丹穴以識鳳

茗華在山則木長潤川涵夜光則岸不枯應同合
符明若觀火在物尚然而況人乎君子經緯萬象
參互化機固宜觀媯氏而占後之昌翩翩蘭玉競
爽必爲王謝家子弟傾蓋一時昔人亦且慎之乃
若合二姓之好以徼累世之寵匪惟姻者之擇婦
亦且婚者之擇婿矣恭惟太親家蓋世名勲人倫
師表先人以季第託婚令息肅雍之德朗然聽聞
親家清才贍學光昭世問固知祚胤之岐嶷宗祏
之顯茂亦猶渥洼之種異骨瓊樹之挺奇枝也乃
蒙不鄙夷猥以令孫議婚於某之季子之女雖緣

潘楊之世睦猶懼齊宋之匪倫辭讓數四重屢來
命某也敢不奉以周旋詩曰投我以木桃報之以
瓊瑤言貴施報也伏承禮幣邛隆輝煌寒廬施匪
木桃某將何以爲報邪惟是朝夕存念恪脩姆教
期於他日于歸祗助烝嘗引掖世祚斯誠門下之
望亦某之所以自効也臨書悚息伏惟台慈鑒念
不備

天一閣集卷之三十

四明范欽安卿 著

謝唐都憲吊賻啓

荐布洪慈叨承縉賜氣頓生於環堵感均切於闔
門恭惟某官道在濟時忠懷報主諸難歷試已
留召康公之棠九伐獨專更拜晉文侯之錫威旁
行於紫塞勲疊奏於清朝何幸謗才濫陪末屬
防秋事亟謁未展於堂階愛日緣孤痛遽嬰於風
木在省僚曾上脫駝之請於羈旅已霑挾纊之仁
喪忽迨暮葬且無日方匱乏之坐累敢優渥之營

心星使霄臨榮分秦駟雲函春麗賚重周金惠殊
類於麥舟獨蘇鮒轍封可圖於馬鬣四關榛丘雖
不家於喪昔受教於君子顧屬饜而足茲適意於
鄙人爰布片忱輒修尺牘睇川塗之彌曠門阻登
龍諒羽翼之未摧環期報雀俯太華隘洪河羨勒
鼎銘於百禩踐中台斟北斗願資廟筭於一人
賀李太宰加官保兼翰林學士入直啓

誕播溫綸茂膺異數叅宥密深嚴之地榮若登僊
備顧問輔導之責任均作彌望已高於八座地更
切於三台竊以北門專代言之司榮久稱於內相

東朝列保身之秩階仍接於元僚矧輪直於禁垣
猶叅陪於國論官府本同一體父子難分兩家
欲忱信之流通在職事之聯屬自非才傾北斗望
壓中朝文學擅倚馬之長操持得飲冰之介進退
必以其道可否不徇諸人將外不免來衆論之譁
則內何以承五位之眷天生賢哲時當太平恭惟
某官命世傑才救時王佐心神通於造化文章沛
諸本原粉署爲郎早厲汲長孺之節澤宮造士亟
脩胡安定之模爰自禮卿遂躋銓宰以一身任天
下之重備歷酸辛以孤忠結

主上之知旋還華要中原麟鳳均荷搜羅曲徑蓬茅
獨勤裁剪甚得上臣事君之體綽有至人無我之
風雖聖眷從此而隆在衆論猶以爲晚蓋君臣
之睽合關宗社之安危寇履之分雖嚴魚水之情
宜洽使或訑訑而拒人千里胡能雍雍而和衷一
堂上方虛席以延公乃抗顏其任鳳池鰲禁恍
同天漢之遊紫府清宮較若蓬丘之備昔蹇忠
定班崇八座祇領官詹洎王文端寵冠百僚靡聞
禁直曾若一時之特命真爲千載之奇逢即知
啓心沃心不止就事論事禮嚴黃髮啗西園賓從

之娛志在蒼生陋宣室鬼神之對慷慨以定

國是委曲以和民情非徒興禮樂於百年亦且致

明主於三代傳諸道路屹如泰山識自游聞薦叨分

陝椿萱周謝初停南國之轅龍馬追趨尚阻未階

之造欣承熙事遙展慶忱愧白面之書生吮筆而

續賢臣之頌佇黑頭之宰相剖符而益富民之封

代聞莊簡公後謝執政啓

愆尤下積禍遽逮於椿庭恩禮上頒贊獨勤於

槐府舉累朝曠達之典倡百僚敦厚之風榮寓

哀中感深望外竊惟畢忠犬馬志士願報之心捐

惠蓋帷盛代念舊之體榮辱垂於千載得失係於一朝何人情異視死生而流俗罔全終始賢如叔向胤未紹於分茅忠若魏徵碑尚仆於捐館斯人上忘履簪之愛亦左右鮮根柢之容乃若意見獨越於拘攣行事務歸於忠厚誰當茲世克踵前聞痛念先人起家儒素值孝皇祈賢之會供法曹司寇之官正罪權閹獄詞僅備荐升華秩廷議粗裨爰歷事於三朝首崇班於八座秋門桃李頗絕念於私培商鼎鹽梅尚齒名於衆薦亟上乞骸之請幸蒙溫綽之俞綠野清幽方欣調鶴碧

賈寥廓何意騎箕非仁慈曲軫於廟堂則光寵詎
增於泉壤 龍章九錫馬鬣重封美謚穹階頓易
銘旌之號孱孫弱子倍延纓紱之傳在時論以爲
至公於 盛德猶稱不伐茲蓋恭遇某官兩儀間
氣三代遺才屬 明聖之當天賴忠賢之夾日心
虔虔而納誨一飯不忘量休休以容人片長畢錄
遂緣寮采之舊獲叨獎借之勤且一時之吊奠並
行俾九泉之英爽倍感其徒懷刻骨莫効啣環學
禮學詩期不負過庭之訓教忠教孝誓仰體報
國之誠庶勉竭於驚資庸少酬於鴻造

賀高少師掌銓衡啓

嚴宸特眷異數無膺亮二儀而弼一人班高台輔統
百官而均四海治總天曹式端柱石之瞻肆重心
膺之寄光被儒紳慶同函夏竊惟聖哲之官人必
先考稽而圖治伯禹以司空而領百揆帝載克熙
周公以太師而涖冢卿天休滋至閣省本同一體
宰輔難分兩途洪惟 熙朝恪有成憲蹇公典銓
選入叅帷幄之謀謨李相掌絲綸出董官僚之黜
陟欲建格天之業必資名世之英在昔已然于今
爲烈恭惟某官天民先覺王佐真才學術本於六

經宏深奧衍文章薄乎兩漢爾雅精醇恫民隱于
艱危一身任天下之重定國是於倉猝孤忠結
主上之知吐握惟勤禮常加於白屋圖惟益勵夢亦
遶於黃扉用能

杜稷奠安乾坤清泰烝元擊壤而樂業黠胡稽顙以
來王凡諸道路之流傳孰非巖廊之石畫勲名逾
茂簡畀荐隆昌運天開已播王褒得賢之頌貞心
世篤當紹君牙成績之銘某早拜下風獲叨殊施
十年啣謗嗟無路之能明萬里陳情幸有寃之獲
察儻未忘於簪履終可拔於泥塗快睹曠儀莫佞

鳬趨之敬祇陳蕪牘徒深燕賀之私仰丐尊慈俯垂鑒亮

聘沈水部大若女啓

茲承命許以令孫女貺小孫某者竊惟國風雍穆化寔首於關雎宗祚明昌兆猶彰於占鳳睽茲姻媿之好必先嫵婉之求蓋閭閻端乃成賢淑亦時望洽斯著清華流風尚想於前聞盛事式符於今日恭惟太親家神遊泌水道重商山芳聲籍籍雅孚月旦之評遐福穰穰彌介天申之慶篤生喆嗣學擅專門已際明良五百之期升華南省佇奉禮

樂三千之對婉美玉堂某也敬慕令門無聆高誼
循名稽實雖未匹駕於崔盧引領輸誠輒希締盟
於秦晉猥厪葑菲之采遂俞金玉之音非分何當
拊心知感况小孫年尚弱稚未獲師資令孫女性
本柔嘉克閑姆訓顧蕪葭之倚玉已暢新驪徯麟
趾之呈祥仍徼景福幣式陳於五兩敬聊展於寸
衷伏惟尊慈賜鑒不備

代作聘啓

美婉姬姜式協宗祊之慶懽諧秦晉永依門閥之
華事雖出於人謀分寔由於天定故文生掌上魯

侯竟配於當年而鳳見占中陳仲遂昌於奕世繫
何心而種玉似假足以繫繩越有前聞允爲世賴
欲紹先人簪纓之緒可稽後代嫵婉之求恭惟
太親家學綜九流文傾三峽群將空於冀北志益
勵於圖南親家清廟珪璋昌時麟鳳名魁鄉國弱
冠奚讓於終軍策對天人銳氣預占於董相顧茲
世德之邁緣知壺範之端輒不自揆以姪孫議婚
於令孫女方慙蘿施松柏遽荷玉就蕪葭爰遡李
漢之文章暨觀富臯之勲業家非韓丈何以達材
器必晏翁始能作則矧是淵源之家學獲締樸樸

之宗盟望異乘龍幸叨中崔玄霜玉杵不啻藍橋
希濶之逢雙石九蒲詎充潭府焜煌之薦尚俟異
日三星之候試觀盈門百兩之將何德以堪非言
莫喻仰冀 仁眷俯賜優渥不備

聘孫婦啓

伏以地切粉榆雅藉游從之舊蘿施松栢行霑覆
露之新事雖肇於人營幸寔臻于天授驩騰子姓
光溢衡茅恭惟太親家王佐奇才人倫偉鑒敷歷
久禪於臺省聲華無間於儒紳佇陟台司言陪國
論親家荆山名璞郗苑奇材譽已播於賢關計將

借於上國淵源家學遠自征南肅穆閫儀稔聞正
內欲希宗祊之助因懷婉孌之圖遂以小孫某求
婚於令孫女方詭鄭卑未能齊偶遽蒙秦厚遂許
晉依期無煩於中雀思猶歉於乘龍衆雖云草木
臭味之同愚自信乾坤長育之懋祇陳鴈幣具布
鸞函嶽與崇海與深媼交初締於二姓鳳之占螽
之慶德施永賴於千齡伏惟尊慈俯賜鑒納幸甚
邀竹墟東沙過湖上小啓

節屆清和神當游衍爰傍西湖之渚廼開北海之
尊畫棟朱簾雖遠媿於滕閣瑤臺僊嶠或可希於

鑑湖敢脩蕪楮敬展私忱將期奉竹林之清娛亦
以追蘭亭之高會湖中魚鳥依藻行以交迎籬下
煙花佇楫闌而望幸過承金諾遂啓朱軒紆春來
抑鬱之懷吐吞日月却世上間關之迹傲覩乾坤
白馬霏諸滄洲改色卧雪本爲奇才却暑遂成雅
興猶喜平子蠲去四愁况逢仲舒夙稱三策酒杯
繾綣忽驚片月之西流簟艇盤桓遂睹雲光之東
逝望塵成戀鳳藻鸞章列一天之星斗錦心繡口
吐萬斛之珠璣服以爲榮歲之無斁遂稽命使畧
刻載移爰畀墨卿神情共邁

代表百歲柯太令人啓二通

聖神御極壽域斯開於八荒賢淑乘時休徵乃驗於
百歲世所罕邁古以爲期幸際全盛之

清朝獲睹異常之人瑞方同聲而稱慶敢稽首以颺
言照得鄞縣柯某妻范氏產自名門嬪於右族初
克敦於四德女訓攸遵繼恪守夫三從母儀猶飭
爰自成化丁酉之歲逮今萬曆丙子之辰涉世已
及百年持身猶如一日用能聿光祖德主政之風
範猶存貽厥孫謀賢科之聲華遂茂雖壽星見於
吳越有開必先然 皇福錫於臣民無遠弗届上

稽 會典邇奉 詔書屢開侍養免役之條無布
粟帛存恤之惠僅稱九十未計百齡良以上壽之
難要非常格可限因查淑人沈氏恭遇

先朝肅皇 恩賚特加於一時推行尤藉於群列公
車臨視感激私門綽楔褒揚歡騰薄海斯盛事之
足紀有舊章之可循某等居接里閭欣逢壽耆詞
不避於冒昧意深冀於表揚匪徒彰太和之形於
民間有齒有德端以侈曠儀之舉於
聖代不愆不忘

二

六十卦乾爲君值飛龍利見之會九五福首曰壽
應神龜敷錫之徵睹幸快於一朝恩宜隆於庶品
言若率爾諱偶然照得鄞縣士人柯某妻范氏家
本儒宗行敦士女弱歲養舅姑而并曰親御中年
喪夫君而膏沐不施教子且逮於諸孫蚤占賢科
之薦恤烝猶先於孤女竟成華閥之歸在禮雖無
非無儀于福宜得名得祿 代歷

六聖齒登百齡精疆喻絳縣之老人荒唐非西方之
王母彼人生七八九十古且云稀茲日周三萬六
千世誠僅有况備諸懿尤邁常流由 當宁幽贊

之能獨動橐籥致普天長生之慶無間閭閻瑞四
靈驪均薄海其等敬恭桑梓希覬帡幪因上邇於
累朝遂邇稽於

世廟栗帛存問曾槩施通國齊民綽楔褒章尤特加
淑人沈氏非天子而不議德意可推惟述者之
謂明司存攸賴風行雷奮盛舉期深慰於人人山
高水長嘉名將永垂於世世

天一閣集卷之三十

天一閣集卷之三十一

四明范欽安卿 著

理財篇贈賈君

邑令近臯賈君遷戶部主事當行予從鄉大夫之後既序次其治行矣慈令劉君奉令李君以僚友誼屬使申言曰予復何言賈君職司財賦即以理財商權可乎

成祖定鼎北平歲運漕粟四百萬計上共 乘輿及百官六軍之用諸邊亦且屢有請發以充兵餉時方內而營建外而征調費甚繁猥皆仰給度支不

聞有所窘縮用是宇內寧謐士馬精強府庫充牣
貫朽粟陳而民間亦無橫徵坐享豐阜之樂至於
弘治之間號爲極治邇年以來京通諸儲不支兩
歲而司府積聚亦且罄空雖稱西北防虜東南備
倭計其所費猶不如

國初之夥間一施措所司輒以乏告遂殫搜括之方
廣輸納之路百官獻俸齊民增賦蓋前此所未聞
者至令下廷臣上議無慮數十均効犬馬之勤而
竟解涓埃之助其故何哉古今異時邪疆弱異勢
邪人不足任邪蓋嘗究觀而頗得其故

明興二百年于茲

聖君賢相昕夕圖惟財源利孔蓋以神詣而力闢豈復有遺漏之隙足以開拓見聞所患者特流之未節耳夫漏卮非滄海可實野燒非林木可供歲入有限而出顧不貲無惑乎用日以感歛日以急也聖明在上幹旋化機官府監局有可減輸者乎部司郡縣有可罷徵者乎官軍尉校有可汰除者乎京用邊餉有可稽核者乎藩封歲祿有可疏分者乎無名之需不急之務有可釐正而停輟者乎在在而綜之事事而度之德意流衍人自嚮風帑藏何

懼不盈經費何懼不給邇者

詔光祿月以出納數聞中外檢飭費省十九斯非較然明徵邪佇見講求節縮之

命亟下所司賈君公廉忠亮時論共推而况得行其志如此官會逢其盛如此時必將從吏大司徒昌言力行以贊中興之治今不負吾民其肯負吾君乎二賢蘊匡濟之畧奮忼慷之衷期於僇力共濟時艱固嘗憤發而欲披露者試以諭諸賈君當有契會於斯言

齏議贈游都運

一川郡公之督齏兩浙也予從諸邑令指職所得
專者序次矣諸博士復以爲請予曰舉大者不謀
細沂流者必窮源更舉海內者與諸君決策可乎
夫聖哲創法豈不善哉而歲日浸淫遂橫潰而莫
收故善治者不求治於法之外還其舊而已齏起
自神禹周人賓祭膳羞百司則取之然未供國也
齊鬻之而彊漢權之而裕然未供邊也供邊蓋自

宋始

皇祖神武當天加意邊陲召商開中鹽糧部院司場
所有官淮浙閩廣山陝滇蜀諸地有課支有引坐
有場行鬻有方掣擊稽覈有則考成有期而又爲
之厲禁塞下遂充實戎虜遠遁鴻圖良法施及萬
世矣迺今商竈交病軍國稱窘何也夫亦法久弊
生馴失其舊乎大較竈之病四商之病六 國初
定塩以四百斤爲一引官給竈丁工本米壹石已
而給鈔二貫五百文一貫直可一金也後罷給蠲
雜繇朝夕在事生殖盡廢煢煢一身俯仰將何所

藉竈之病一也鬻海之利所資者草歲徵大引鹽
十給以草蕩近日豪家侵奪貧丁出售展轉湮沒
而且例許召佃徵銀矣將何以共伏火之用竈之
病二也竈丁業各結課今公私窘迫流亡相尋所
遺逋負不貲更責見丁代辦勉應一時卒歸烏有
蔓延牽引迄不可已竈之病三也鹽課乏人報中
淹積有至二三十年者人既物故累及他竈往年
有減價折納銀布之法尋以報罷來者日增前者
日壅將何底極竈之病四也初開中時酌量諸邊
芻粟貴賤及道里遠邇險易召商運納上下稱便

成化中始有納銀之例貯之戶曹俟時而發迨邊
警旁午商莫肯應即應亦甚微遠水欲濟近火能
一乎商之病一也引直率八錢少不下六錢視往歲
已倍矣而賣納芻粟則有費買窩則有費勸借則
有費分搭則有費擗頭網斗胥吏之類不與焉蓋
一引而當三引之直欲不虧損難矣商之病二也
鹽有定額夾帶餘鹽割沒例也後乃許其行鬻然
隨所餘之多寡爲納價之重輕未有浮於正額也
今且倍之矣餘鹽行則正鹽塞商之病三也賣窩
者故事正罪沒貨人莫敢犯近則憑藉權威要脅

造請當事莫之誰何而輸者且歛氣扼腕滯留不
前矣商之病四也存積價重而支速常股價輕而
支緩創自正統近有母論歲日久近事平之後槩
行減價如林侍史所論者姦黠專利善柔束手商
之病五也越境私販徃禁非不嚴肅胡今山東惡
徒結群持杖橫行淮邳間廣東南踰梅嶺潛蹤直
抵九江西從羊角水透至衡州轉之武昌福建由
分水關至饒州浙江由廣德東壩至蕪湖河東越
河南至襄陽海北突至岳州不聞呵禁私鹽盛行
官鹽將何流通商之病六也世變勢操此殆其鉅

者雖地道不同而可以類推循而不改則他日之
害有不可言者要之皆非

祖宗之舊逞已見者昧通方急救時者失遠慮遂浸
淫至此矣故曰舉大者不謀細汴流者必窮源也
公職守所限有難自專然廉公明練萬物一體即
吾郡可睹從而詮量可否與諸當事者圖惟期於
還之舊利賴多方儻有意乎杞人之見第與諸賢
披露之誠不計卮言無當云

靜壽說贈太守戴公

吾邑靜山戴公今年八十矣慎齋史公輩乃相率爲壽屬兩疇梁君授簡於范子俾言焉曰予覽古今載籍之文至於治身備矣其最著者仲尼曰仁者樂山靜壽數言而已由是後人得以憑籍而享有天年也公以靜山自律不宜壽乎夫莫非命也順受而已乃若溺焉則貨利塗炭我者也聲容蟲賊我者也冠裳桎梏我者也勲名芻狗我者也可

喜可愕可哀可樂諸物奴隸而馬牛我者也人以
一身交值其間營智畢力得之則歆失之則戚馳
驚無已而迄用困憊矣此無他蓋不知靜也靜莫
如山剛貞厚重與天地終始故壽亦莫如山於人
也亦然心之本體渾淪無欲湛焉安焉淵焉一焉
虛焉不見可靜亦無靜之可名及物感交形引之
而去又多言傷氣多事勞形多欲搖精多思損神
夫膏以火銷蘭以蹊折燭以風賁杵以石齧在物
且然而况人乎故君子有創於是清淨以養湛求
無淆而已敦裕以養安求無擾而已沉密以養淵

求無炫而已專確以養一求無岐而已無將迎無
固滯以養虛求無宰而已然又察幾省事約情用
中默以歛氣則充簡以定形則逸恬以攝精則凝
和以順神則充而貨利聲容諸類莫之敢撓故志
慮堅恪貞元媿會不必修煉之工導引之勤而壽
同山不難矣茲將何徵於公梁君曰外襲者不情
侈得者寡與深積厚發道乃休明公自髫年舉進
士歷官至郡守民爲尸祝既以失上官指歸隱芳
洲會川之上徜徉夷將最可紀者日撫琴一弄訂
正古文十餘篇酒酣勦勦餘置不問非默乎憇石

臨流觀魚狎鳥賓朋或至興盡則罷非簡乎冬裘
夏葛饑飡渴飲一丘一壑若將終身非恬乎事之
來也其樂陶陶事之去也樂復陶陶非和乎若此
者不足以言靜耶史公輦咸曰夫人有外慕者必
無內養無內養則汨真汨真則伐生公蚤謝紛糾
晚益冲達嘗諦察之見其恍焉若忘而不知其求
湛也蹇焉若拙而不知其求安也冥焉若蒙而不
知其求淵也頽焉若懦而不知其求一也退焉若
愚而不知其求虛也渾渾漠漠與化俱推百年瞬
息不知老將至矣范子曰信哉靜壽之言徵也史

公輩言其內梁君言其外內者其體也外者其用也內外交養則寡欲體用相成則定命雖欲無壽不可得已公將不得爲仁人乎公聞之曰予倖也壽何敢望仁人予學山而已矣習靜而已矣何敢望仁人於是次第其說爲篇

天一閣集卷之三十一

天一閣集卷之三十二

四明范欽安卿 著

七綜賀孫郡侯壽

槐溪明公開府明山之陽浙水之潯介嘉靖之三
紀貞初度之載臨月逢龍見日次實沉乃甬東逸
史執簡擗管稱詞諭志將及公門趨趨且俟有溫
陵曾子蹒蹒而前曰木忻春榮鳥嚶時麗伊何知
識感通一氣茲下里之氓遽谷之翁扶杖携幼咸
佐下風豈其泯泯膏膏執方局隅而不能鋪張盛
德之形容夫託物引類巨眴細羅麥丘三祝漁陽

一歌子何持以抒敬顧伍衆而婆娑試言其槩吾
將揚摧馬逸史曰員嶠之山巨闢是穴組以雲石
覆以霜雪徑尺膚腴五采糾結乃命懷氏選綃人
涉巖藪翦棘榛陟環丘之內府張天孫之巧機綜
經錯締去來如飛交龍炫秀天馬呈奇文如鸞翔
色似霞披儷周王之伯純陋魏室之連璧騷客夢
而文進美人報而心懌斯可以爲祝乎溫陵子曰
公文薄雲漢海內稱宗且蜀故產錦非所喻也
逸史曰赤重出錫若耶流銅道洒兩師鼓發雷公
太乙降而當爐區冶嚇以鞭龍煉以金精消以羊

頭歛以越砥淬以清流光奪天日氣吞斗牛乃承
以蒼龍之鞘緣以七寶之裝結以流蘇之佩韜以
朱鳳之囊可以檢非常侈多儀刺犀象斲蛟螭干
將失色風胡却馳雖薄千金之直而寧忘三尺之
提斯亦可爲祝乎溫陵子曰公才擅經濟顯輪默
運咸中要會非所喻也逸史曰玄枵播巧仲呂呈
祥精融金石氣混陰陽裏星表日負員背方扣如
哀玉煜如雪光盤龍冒乎五色探物稱乎四規係
上星而布靨像朗月以流輝宗殷帝之藻鑑鄙魏
宮之摧隤函以玉匣纈以珠纓臨池蚌出照壁菱

生無心而應不拭而明侍姬破膽山魅潛形七日
而睹僊侶千里則知人情故摘詞侈于庾信而勝
物擬於莊生斯亦可爲祝乎溫陵子曰明公心地
瑩澈御物不留非所喻也逸史曰崑山之麓層城
之巔姑和孕靈名曰委然赤如鷄冠黃如蒸栗白
如截肪黑如純漆五德標名連城論直方其沉身
泥滓混迹珎玦夜火山出晝日虹敷途人過而躑
躅和氏見而嗟吁乃鋸石而歌歌曰山高高兮水
深霜霰迴兮交侵望美人兮何所悵日暮兮余心
乃持崑吾之劒斷葭華之器粹性中涵神光上熾

從而禦火水碎妖異班列辟禮天地豈徒赤松服
而僊成渭叟釣而相置斯亦可爲祝乎溫陵子曰
明公持行溫栗望重五都非所喻也逸史曰蓬瀛
方丈海中三山黃金爲闕白玉爲閤中有僊子玄
髮渥顏沆瀣是飲玉禾是餐駕赤虬以爲馱駝雲
氣以爲車朝遊弱水之渚暮宴清都之墟羽流雲
集稽首受書中言至道沉默宵冥凝神息慮無視
無聽無勞爾形無搖爾精劃然而長生內握將固
外昇先練納汞貫鉛七飛三轉食則補腦還精運
則潤肌滋嘔玉烏羅侍素如交趨龍馴虎伏恣意

所如將拉王喬招廣成結倭佺呼期生翔翔玄圃
徜徉赤城後天不老元氣是乘直嗤左慈之僅數
百而笑彭公之不滿千齡斯亦可爲祝乎溫陵子
曰明公形神朗秀年華方新吾竊知爲異人非所
喻也逸史曰翳一角之神物萃陰精以握竒麝身
牛尾馬背鹿蹄待火而產嚮土而馳音諧律呂步
中規矩含仁懷義擇地審處名冠四靈瑞應一主
不入陷穽不罹網罟時清而遊黃帝之園神見而
售尼父之書晉以改年漢以降胡標符僊籙列形
真圖乃今天不愛道地不愛寶郊數來遊德音孔

好兆公子之振振表仁澤之浩浩爰飼爰調千齡
是保斯亦可爲祝乎溫陵子曰明公天錫多男茲
將就館子且湏之然而沾有進之意矣逸史曰美
玉衡之玓果跨武陵之麗葩修枝挺而扶疎密葉
布以交加爾其分根綏山播植瑤池守屬神荼鳴
應天鷄含霞灼灼觸日離離萬年一實孤幹千圍
乃有漢皇再啖方朔三偷高丘餐而上升老子嗜
以西遊僊跡邈邈遺問脩脩至千武陵避秦天台
遇女抱朴絕穀樊姬輕舉堂餘烏雀野生禾黍豈
荅被萊綵以蹈舞奉王母而逍遙同剖絳窠分餐

玉膏五內不饑其樂陶陶斯亦可爲祝乎溫陵子
曰明公大夫人日屈眉壽子持而獻如獲瓊瑤也
乃矐然神怡三揖而趨逸史曰夫既壽雖多岐徵
往可識箕疇錫于保極禮經獲於大德仲尼美于
仁賢姬旦徵于平格翳明公之真筭存登進於無
疆德與日月而齊明業與江海而爭長頴川歛衽
渤海韜光鴻庸茂烈百世詒芳將不在茲乎於是
明公降階展位北向拜者五南向拜者四肅客而
入乃命一人負麟一人捧桃上堂稱觴不知曜靈
之漸高

中憲大夫姚安太守次山秦公誄

維萬曆九年三月壬午故中憲大夫姚安太守次
山秦公卒於毘陵里第嗚呼哀哉景曜行天麗當
晦朔殊珎負水折應圓方霜降而豐鐘振響陽生
則葭琯飛灰故璠璣之姿必產於崑阜鸞鷟之族
類毓於丹丘在物猶然人胡不爾公神登慧山之
靈胤紹尚書之胄局器象賢才謂濟美斯宜呂伋
執殳爲王前驅魯禽苴茅隨公後拜胡乃嬰時駘
躋長步躓於畏途抱疴沉緜雄心摧於促景何來

哀訃屬在世交悵人琴之俱亡有涕橫集攬河山
而永邈欲語奚從乃作誄曰 熙朝御宇攬結豪
雄八紘輻輳風虎雲龍赫赫中吳端敏秦公鴻猷
峻烈銘載景鍾篤生喆嗣異稟淑靈應時駿發較
若天成徵居太學燁有令名誦說周孔淹貫群經
敷文摛藻霞蔚雲蒸將鷹鶚薦領袖時英公車載
道勉應銓衡職參樞府陋彼吏師振綱直紀文恬
武嬉烏鳥陳情歸養母慈移孝爲忠周歷西扉嗟
時國柄旁落凶殘懸價徵賄進退間關絕意造請
臣節如山一麾出守髣髴俱蠻設誠布德饑不遑

餐凶復修怨左職南還藝彼菜施擲茲淮蘭天日
易視虎踞班班誰其殪之怡暢心顏嗚呼哀哉力
謝軒冕據坐槁梧乾坤我橐萬物我徒把酒問月
擊筑嗚嗚情欣跡往扁舟五湖仰天大嘯滄溟爲
枯有勸行者指示頭顱曦陽西邁頽波東移伊何
憤世祇抱區區王尊叱馭溫嶠絕裾以斯相方孰
賢孰愚嗚呼哀哉偶罹末疾牀第與投俛仰今古
猶諸卧遊有美英胤日侍螭頭聖恩荐錫褒焉
故侯地望帝平家聲太丘我儀圖之易世同流云
何讖鵬二監交仇茫茫人代逝不少留里閭罷杵

行道紼謳嗚呼哀哉嗟嗟天命延促曷常哲人好
修視履考祥公之風槩凌厲秋霜公之孚惠覃被
家邦公之孫子玉樹蘭芳公之淑問鳳翥龍光總
統衆懿越於周行吳山矗矗荆溪泱泱彌久彌奕
雖亡弗亡何以酌之蕙肴椒漿何以誄之蒿歌薤
章驤首引睇能不盡傷嗚呼哀哉

跋包子和鹿亭圖

范子曰余覽觀鹿亭子之圖及所撰述蓋嘗三嘆
息焉士方窮時曷常不欲雲蒸豹變表見當世乎
然馳騖聲利津津若飴及久且習益恋不舍至老
病且斃猶望遷拜覬恩澤者豈少哉嗟乎彼誠以
官爲家也鹿亭子弱冠有聲藝苑公卿往往避席
爲忘年交長更折節研究世務望日而起而心固
冲逸方其繫籍清朝睠懷丘壑斯已難矣卒能不
翫其志投劾而返一觴一咏嘯傲自得若三公不

能易者斯豈齷齪之夫涯涘可窺哉余於此安得
不三嘆息也語有之好勝者必爭貪榮者多辱觀
鹿亭子之風有不慊焉興者非夫也夫

李棟塘詩卷跋

盛夏病足杜門暑氛勃鬱思煩神憊會遇齋太僕
遺示從祖棟塘公詩卷披誦一過率海內聞人綺
章珎翰照映楮素不覺灑然棟塘公以高隱名里
中子六峰先生文章表見儒紳誦服迄今不衰予
幸獲交於都門追扈

世皇南巡談藝漢水上浹辰意得甚驪捐世倏已四

十稔又悵嘆彌襟矣論世知人此卷在李氏不啻
和弓矢也先生子郡司理君昆弟善環護太僕
君又爲之游揚慶門信多賢哉爰書以歸之

書本事詩後

此爲唐孟啓作世罕傳布伏日偃仰天一閣中池
林過雨涼颼薦爽四望無人蟬鳴高樹遂披襟散
帙漫書此篇已而雲影低昂新月吐照欣焉會於
予心據胡床披鶴氅停麈尾撫無弦琴歌白雲之
章清商之曲啜杯茗而寢殊忘其爲盛暑顧城漏
已下二鼓矣晨起卽題其後

跋李孝甫司馭家藏瀛洲卷

卷中皆翰林諸公報問孝甫司馭書翰林地望崇
易茂視游從衆則宜諧茲述在四國近不越鄉井
皆與司馭通豐者累牘約者數行直而檢質而溫
婉切而有餘思不徒文而已信非翰林不能裁非
司馭莫可副可以觀世可以諗人可以矯俗可以
敦教交道其昌矣乎余於是周覽一過拊膺太息
刻千字文跋

書瀛晉以下業有定評蓋爛然舉也 國朝頗遜
於古所稱建幟藝林者篆李長沙喬太原署書詹

孟舉行草宋仲珩端木孝思祝希哲章草宋仲溫
八分龔聖與文徵仲小楷仲溫與徵仲皆名家康
昌裔李昌祺沈民則程南雲諸英非不奕奕以言
對壘難矣成弘來尚正書姜立綱擁腫癡濁大類
笑于世顧好之迺相宗習通年陳方楊馬革書視
解太紳沈文明張汝弼猶恠誕乃攘臂馳騁說者
至以病句偷兒殭蛇曲肘目之然乎南禺先生力
追古學備舉諸體書家藉以中興二王懷素猶臻
三昧即千字文底柱行可睹已往以語徵仲咄咄
稱賞孰謂文人不相下哉子雲云伏習象神巧者

不過余猶以是爲惡

刻觀音經跋

浮屠書闖入中國由竺法蘭譯殊鹵造後經論
律出達磨却指心見性名禪宗浸淫士人轉相佐
護教遂大行世所稱輪迴應報懺悔禳祈諸法非
本旨也儒家擯而不存其徒顧稱仲尼師竺軋黷
耳友人豐考功痛子鑒殤異生淨土臨大士像書
晉門品大悲呪大慧禮拜觀音文具如敘論志念
良摧楚矣書篆祖鐘鼎隸法鍾王出入於歐顏李
趙諸家備存架篋說者謂篆隸非考功所長殆未

睹此與會余孫汝櫬亦坐薄醫亡爰假此摹勒之
以志余哀他復何論哉嗟嗟壘矣

刻底柱行跋

往嘉靖丙申間諸大工嗣興余以繕部郎覓內外
廟宮屯田俞郎咨伯覓

山陵會侯勛中官忠表裏爲奸私冒官錢數十萬皆
抑不發勛遂誣以衙稽被逮賴

肅皇聖明卒從薄罰隨出守袁州貴人子方怙權坐
忤積六年始轉九江南馬先生贈章所爲作也第
云底柱非儼矣迄後竟以擊去荐歷危阨獲保首

領非不幸也語云痛定思痛愈於痛時余何能不
感悵於斯焉先生研精書學神詣力追爲吳人所
掩迨歿而名廼大起斷縑敝楮被以重購斯亦罕
矣爰畀鐫手貽之同好尚無以耳食視余哉

周太霞紀善贊

貌古而龐氣和而莊履靖而方因得以竊窺其藏
蓋蒐玄挾竒囊括宇宙剗浮薶僞寤寐皇王矯若
凌空之鶚奕如瑞世之鳳斯以珪璋清廟楨幹明
堂胡一麾而巖邑再麾而膠庠儼修譽之日逮猶
偃蹇而投襄將無同於虞卿之客趙賈生之浮湘
嗟乎古今瞬息天壤批糠達人逖視與道翱翔諒
置聲華於儻來而泯神境於兩忘諦觀先生其爲
陸沉之方朔與逍遙之蒙莊乎信若此吾方屏息

而頌服又安能擗管而測量哉

自贊

爾負爾軀爾率爾趨骭醴宦海隱約里閭將爲斷
斷之厲抑爲嫵嫵之愚乎古稱身不滿七尺而氣
奪萬夫陸沉人代而名與天壤俱蓋有志焉而未
之獲圖也吁